

1K285-1
S316
11

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编

社会法制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先有法华,后有上海	王志鑫 / 1
60 年前的上海城厢	胡治中 / 5
十六铺话旧	居正修 / 8
老城隍庙的风俗	徐颂德 / 15
清末的剪辫子大会	孙锡三 / 20
上海剪辫史话	席涤尘 / 22
松江旧风琐忆	木 易 / 27
松江的市集和庙会	毛秉钧 / 30
漫谈“做会”	吴仲炳 / 33
“罗宋大菜”的回味	沈念贤 / 39
“红房子”——西菜业的一颗明珠	杨宇安 / 42
老城隍庙摊头话旧	徐 起 / 46

老城隍庙的茶楼书场	徐 起 /	52
远东第一楼——国际饭店	陆凤岗 /	57
形形色色的上海旅馆	沈念贤 /	65
理发业话旧	沈念贤 /	71
静安区的殓殓业	叶志强 传 锋 /	77
旧上海的荐头店	马陆基 /	82
百年前的上海游乐园	毛 飞 /	85
旧上海的“世界”热	沈立行 /	87
旧上海的酒吧间	沈念贤 /	93
旧上海舞场百态	韧 舟 /	102
百乐门舞厅见闻	王春生 /	111
数易其主的仙乐舞宫	张厚勤 /	113
旧上海的地保	姚 炯 /	118
松江婚丧礼仪中的“六色人众”	杨秉文 /	121
闲话“二房东”	余 山 /	126
旧上海的房地产掮客	姚 人 /	132
货腰女郎及其他	沈念贤 韩希愈 /	136
旧上海的瘪三和乞丐	沈念贤 /	141
上海理教内幕	徐吉敏 /	148
我所知道的上海童子军	沈鲁民 /	152
我参加仁社的情况	杨锡山 /	164
上海解放前后仁社活动情况略述	赵祖康 /	168
旧海员工会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	张德铭 /	171

蚁社回忆录	潘明新 / 181
益友社始末	刘燕如 / 191
旧上海救火会追忆	董致和 / 219
浦东救火会的变迁	李云庆 / 233
嘉定三堂	萧克明 / 236
记团体联合义赈会	沈云荪 / 240
旧上海贫儿教养院概况	曾沛霖 / 244
记战时儿童保育会	赵铁玫 / 250
圣彼得堂史略	王瑞珍 / 254
慕尔堂史略	彭圣佣 / 261
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史略	许道武 / 273
杨浦区安息日会沪东堂简史	程步云 / 283
上海赐恩堂	张光复 / 285
旧上海公共租界见闻	罗亮生 / 287
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政治部	薛志良 / 296
大闹会审公堂案	庞国钧 / 334
上海万国商团华队始末	郑侠飞 / 338
虹口“东洋街”之忆	杜绍文 / 344
法捕房黑幕的一斑	谈松泉 / 346
旧法租界的烟政	魏廷荣 / 356
四明公所血案始末	陈建元 / 367
法租界公董局职工的一次大罢工	姚肇第 / 373

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会审公廨的经过	萧金芳/381
犹太难民在虹口	叶建生/387

先有法华,后有上海

王志鑫

法华镇是我的出生地,据家谱所载,自祖辈迁徙法华镇世居到现在,我已是第 14 代后裔了,所以我所住的这幢古老的楼房,外围两尺厚的高墙,还是明代的大青砖砌成的,虽然有部分已被拆除而变低了,但其坚挺的气概犹存。屋内地面两尺见方的方砖和雕凿牡丹龙凤的石磴,尚留有遗迹。

据《法华乡志》记载,法华禅寺建于北宋开宝三年(970),香火鼎盛,名噪东南,为当时全国著名大寺之一。其影响所及,真如、大场、松江、青龙都随之兴盛起来。上海建县在元代至元二十八年(1291),而法华建镇在公元 970 年,早了 300 多年,故老人讲“先有法华,后有上海”之说,不无根据。法华镇在清乾嘉时期牡丹极多,品种尤佳,有“小洛阳”之称。近年来,该地区街道在绿化工作中,已开始建造牡丹花坛。据 1990 年新华路街道工作报告中所述:1990 年在“新华路沿线建造了桂花花园 6 处,牡

丹花坛 13 个,种植桂花 100 株,牡丹 80 株,使法华古镇种植桂花、牡丹的传统初步得到恢复”。

镇上原有明代建筑型楼房七座半(其中一座因后部未筑完,故称半座),向称作为库楼,坐落于法华浜两岸,都是墙内两层楼房,周围厚砖墙,高逾房顶,墙上向外凿有枪眼口,与一般城垣相仿。据传系明代倭寇入侵时作防御用。由于镇上明清时代多为仕宦们居住,因此建筑考究,多属古老府第规模。清乾隆游江南时,曾抵松江府,意欲来法华镇下榻。镇上 713 号李府亦为一座库楼,系当时主管盐公堂官邸。李府为迎皇帝作准备,修饰房屋并雇工建造红木雕花龙床,不料乾隆由松江乘船北上时,由于船大水浅,只得中途折回,未能成行。该龙床一直在该处“候驾”,至“文革”时才被处理。1860 至 1862 年间,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曾到镇上驻守扎营,位于镇上今 878 弄一带。

法华镇是沿着法华浜一条东西 3 里长的主街道而形成的。这条河道西自周家桥,东迄徐家汇,为沟通苏州河与肇嘉浜的主要渠道,潮汐涨落,河水清澈。昔日沿河农田灌溉,居民饮水、洗濯,依浜生活,并有船只不断往来,物资运输繁忙,由江、浙内陆运往上海城厢的粮谷菜蔬、南北果品、副食品及燃料等,极大部分依赖中、小型船只通过该河出进,以省却经黄浦江转十六铺码头之远道往返。因此在我幼时,法华镇早已成为客货中转枢纽之一,也是物资的重要集散据点。我家可从船上直接购得柴、米、副食品等。沿浜有大、小桥梁和装卸码头。镇上房屋栉比,店肆林立,辗转作坊、柴米油酱店、棉布日用品店应有尽有,市面相当繁荣,早已确立了华东沿海大镇的规模。

法华乡公所(相当于乡政府)设在镇的中心,管辖全乡行

政工作。公所后面有一座积谷仓库,后改设法华小学,即我的母校。当时西镇居民子弟及镇郊子弟大多在此就学,培养人才不少。至今我们幼年同学在镇上聚晤忆旧时,倍觉亲切。另一小学在东镇市梢,名思本小学,也具相似规模。镇上有寺庙多处,较有名的有法华禅寺、观音禅寺与翠竹庵。法华禅寺居镇中心,规模较大,寺门前是跨河石拱桥,名香花桥,桥堍筑有石砌井亭,亭内有石碑、石栏井、石阶凳,供路人憩息纳凉。寺内广场后为一双进大殿,相当雄伟。广场极为宽敞,场上竖立旗杆灯杆。每年春节元宵,远近乡民来寺参加灯会,祭天拜佛,十分热闹。其他佛教节日,也有不同规模的庆贺场面,香火兴盛。寺后有大片稻田,田头植有百年银杏树两株,挺拔高大。镇西南首的观音寺和镇东的翠竹庵也都是古寺,男女信徒群集,香火也盛。另外在西镇尚有基督教堂一座,名“怀本堂”,堂内有华人牧师及美国女教士主持礼拜传道。

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浦江西岸辟出租界。这时上海县城也已建立,市场繁华,成为沿海商埠中心,而法华镇位于县城西隅,地处租界边缘,沪杭铁道东侧。当时帝国主义越界筑路,镇区受到租界势力的威胁,成为华界与租界争执之地,在历次动乱时期,都受到侵扰。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,法华镇的地位发生多次变化。开始时由于受租界势力范围的维护,近郊大批农民来镇避难,居民顿增数倍,沿河街上搭建临时棚屋,店铺增多,出现了不正常的繁荣局面。随后敌伪政府入镇,青、红帮派流氓、地痞盘踞活动,弄得偷窃盗劫无所顾忌,赌博吸毒公开盛行。蚊蝇猖獗,疫病蔓延,法华浜变成臭水浜,镇上居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解放后法华镇面貌完全变了样。1958年,人民政府深感法华浜水臭蚊多,亟待改善,决定将浜北解放前的打靶场改为现在的天山公园,在园内掘土,移来填平法华浜,植树绿化,并开辟法华镇路。今天山公园的长月形大水池就是当年掘土填浜所形成。1980年起又开始大规模拆旧房、建新房,而今六层楼新工房已遍及全镇,自来水、电灯已普遍使用,煤气、卫生设施也迅速装备起来。原法华禅寺庙基改建成了交通大学分部,原观音禅寺、翠竹庵、怀本堂几处都改造成工厂。

60 年前的上海城厢

胡治中

清光绪三十年(1904)前后上海的城垣,原只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城门,嗣以繁荣市面,便利交通,遂陆续增辟四门,即今之小南门、小东门、新北门、小西门(原名尚文门),其他旧有四门则改称大南门、大东门、老西门、老北门。

其时学校都称“书院”,城内有梅溪书院(梅溪弄)、龙门书院(尚文路),城外有美国教会所办的清心书院(院长美国人薛思培夫妇主持,男女两部),后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奏办的南洋公学、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,迨至光绪末叶科举既废,清廷下诏各省府厅州县,将所有书院改为学堂,大学、中学校长均称监督,小学则称堂长,而学堂亦逐渐增加,除梅溪书院改为梅溪学堂、龙门书院改为龙门第二师范、清心书院改为清心中学堂和清心女学堂、南洋和复旦改为大学外,继起者有万竹学堂(万竹街)、敬业中学(学院街)、育材中学(大东门,即今之南洋中学)、民立中学

(大南门外)、城东女子中学(谈家弄)、爱国女学(蓬莱路)、中国体操学堂(老西门外)、浦东中学(浦东六里桥,由黄炎培为监督),而租界所办的大学有圣约翰(梵王渡)、圣芳济(沪东区)、震旦(吕班路,现重庆南路)等,中学有中法、华童、格致、聂中丞、麦伦、英华等,国人设立的有虹口的澄衷中学(叶澄衷创办),那时入学学生大都为绅富子弟,贫困者只能望门兴叹。

城内名胜园林仅小西门内凝和路的也是园、城隍庙的内园和豫园,但都为巨商大贾以及机关的办公和休息、叙餐之所,非有绅富介绍,不能擅入。惟城外之半淞园(抗战时全被日人炮火所毁)不时开放,内有苏滩、话剧、娱乐,更有茶室食品供应,门票每位2角,因山水清幽,往游者颇众。惜乎浮滑少年,追逐少妇、少女丑态百出,因之良家妇女,如无人伴,不敢涉足。但租界书寓(即妓院)中人颇爱斯园,盖招蜂引蝶,亦属生意兴隆之诀窍。而浮滑少年依仗祖遗余荫,挥金不计耳。

上海县城极小,纵横各六里许,街道狭隘,市肆极盛,河浜交流,有石桥14座,大南门内有陈箍桶桥、永兴桥,老西门内有登云桥、西仓桥、穿心河桥、虹桥,老北门内有陈市安桥、万生桥,大东门内有鱼行桥、蔓鲤桥、县桥,小东门内有长生桥,小南门内有塌水桥、小桥(凝和路小桥头)。城内有侯家浜、乔家浜,城外有洋泾浜、薛家浜、陆家浜,还有环城护城河与苏州、松江、太仓河道相贯通,早晚来往船只频繁。黄浦江有里外之分,里黄浦自十六铺以南,为华界;外黄浦自十六铺以北,为法租界;洋泾浜以北为英租界。

庙有海潮寺、接引寺、灵山寺、药王庙、水仙宫、城隍庙、关帝庙、文庙(即孔圣庙)、三昧庵、鲁班殿、高昌庙、火神庙。此外租

界内的静安寺、玉佛寺、法藏寺、司徒庙(即虹庙)等,莫不香火鼎盛。收入既丰、资产亦富,住持勾引妇女亦时有所闻;虽有告发者,但住持手头阔绰,私通官绅,金钱万能,亦皆不了了之。

沪南在清末著名的日用商店有南源来冶坊(在里马路)、胡悦来油麻(在大东门悦来街)、恒丰信、鼎裕、锦泰义布店(在大码头里关桥)、王大有铜器、安裕锡箔(在大东门)、庆云银楼、扫叶山房书局(在小东门内大街)、万春酱园(在陆家浜)、公泰南货(在荷花池)等,其他米行聚集在豆市街,参行则集中在咸瓜街,木行都在外马路、南码头一带,著名的食品有黄家弄薛家的面筋、曼豆桥的酱肉、长生桥的糖炒栗子、张祥丰的蜜饯(在小南门外仓桥)等。娱乐场有十六铺新舞台的京戏、柴行厅的书场等。钱庄、银行都在关桥。各地来沪经营商业者日众,而人口亦不断增加矣。

当时交通代步方面只有独轮小车(可坐四人)、铁轮东洋车(过桥要下车,然后空车过桥再坐)、轿子,马车只能在城外及租界通行,价亦颇廉。

迨至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以后,上海光复遂有拆城填浜之议,1914 年全城拆除,护城河与侯家浜、乔家浜、肇家浜,均相继填塞改筑马路,于是不但马车可以通行城厢内外,东洋车亦由铁轮改为实心橡皮轮,轿子除少数绅富内眷自备乘坐外,轿行出租只有婚丧喜庆,尚有人雇,推独轮车者亦皆改拉东洋车,此沪南交通方面一大变迁也。

(1963 年 6 月 29 日)

十六铺话旧

居正修

十六铺在小东门外。小东门原名“宝带门”。十六铺地名的由来,说法不一,有说是来自于16家有名铺子,有说是从大码头(现复兴东路)到宝带门外沿江分成16个地段,称一铺到十六铺之故。这些都是不正确的。据查,“铺”是地区的名称,清道光年间将城厢内外划分二十四铺:其中城东南为十五、十九铺,西南为二十铺,西北为八铺,城北为十二铺,东北为四铺,二十二铺等在城内,城东宝带门外为十六铺。

本文所称十六铺,并非仅指小东门外沿江这一小块地段,它包括复兴东路以北,中华路以东和方浜东路、阳朔路这一带,在此范围内历来被称为十六铺。

十六铺商业繁盛兴旺,有数百年历史。它具有地理上的优越条件,租界未辟以前,十六铺以北还是一片农田,而城厢内外,居民密集,市廛栉比,为上海之精华。十六铺水陆方便,沿海南

北沙船、长江及内地船只，群集于此。当年铁路未通，陆地装载运量有限，货物集散依靠水运，由此决定了十六铺数百年来兴旺不衰。

十六铺水上交通便利，沿江往南，码头一个接着一个。据说从大码头到十六铺就有 24 个码头，有的码头被作路名，现在仍被沿用。十六铺至南码头有 10 多条以码头为名的路名，十六铺附近还有盐码头街保留原名。众多的码头停靠着沿海来的沙船以及长江和内河船只。沙船南航粤闽，北航山东、关外，江边桅杆如林，岸上车水马龙，南北货、土特产、农副产品都在此集散，真是热闹。

十六铺商业繁盛，这里既有来自城厢居民，更多是浦东农民，因此江上渡船穿梭往返，农民带来蔬菜、禽蛋、鱼虾和黄豆、赤豆出售，买回衣着用品。浦江两岸渡船在轮渡发展以前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，摆渡船大的可乘二三十人，小的 10 余人，划桨的乘二三人。经营摆渡船是个危险行业，据说从事此业者多数是苏北人，为了祈求天神保佑，逢凶化吉，在浦东建造了一座“王天庙”，每年七月十五日将“王天皇”抬到浦西“出会”，从十六铺出巡到薛家浜，吹吹打打好不热闹，盛况不逊城隍出巡。农民到十六铺做买卖，也欢喜去逛城隍庙，可是十六铺连接法租界，乌烟瘴气，又视为畏途，于是有句口头禅叫“邪邪乎十六铺”。

清代中叶以来的十六铺，更是兴旺发达，主要不是靠附近少数农副产品买卖而是靠大宗货物的集散，有南北货、海味、水果、粮食等，也有来自海外的货物。十六铺范围内的里、外咸瓜街、外马路、里马路，以及法租界的洋行街（现阳朔路），行号林立，单是洋行街上就有 300 多家，同一行业大多集中在一条街上。

南北货业在十六铺历史悠久,经营品种繁多,包括桂圆、荔枝、淡菜、鱼翅、海参、檀香、食糖(土糖)等。一家行号有的经营一种,如糖业;有的经营多种。南北货是总称。由于品种多,清代以来行业组织,时有分合。

南北货作为行业组织,可查考的远在乾隆二十五年(1760),海味杂货业首先集资购买了当时荒芜已久的豫园内点春堂,修葺后作为同业集会之所,这个同业组织就称为“点春堂”。咸丰二年(1852)小刀会在此抗清,后为法国军队所踞,并造了“洋楼”。同业为恢复“点春堂”组织,要求法国军队迁出,由海味杂货、糖商各行号集银 3500 两收买“洋楼”。这座“洋楼”后来开设学校,直至建国后恢复豫园原貌才予以拆除。

乾隆以来,海味杂货大都是福建客商经营,由闽粤运来食糖、鱼翅、海参、檀香、桂圆等到沪销售,采办棉花等货物回去。同治初年海禁开放,经营者猛增,此业鼎盛一时,据载仅鱼翅一项,年销就达 2 万斤之多,其余可以想见。业中分“号家”和“行家”,号家实力雄厚,南、北沙船到沪都由号家收购,他们有长期客户,货价操在号家手里。行家规模较小,但户数众多,分布十六铺几条街上。行家向号家批来货物后分级整理,转批给本埠商店零售。还有“办庄”和“申庄”,前者专为外地客商代办货品,往往在行家楼上租一间房雇几个职工;后者是客商驻沪推销。号家掌握市价,沙船到沪和号家谈生意成交都是“咬耳朵”的,卖给行家时讲价钱“摸手”,讲话都用“切口”,外人不知。

海味杂货业的兴盛和历史悠久,从现存一册庚寅年(1890)的《恤嫠集》可以看得出来,100 年前从事此业的遗属为孤寡的已经为数很多,这本《恤嫠集》的“查例察给”规定详细,例如受恤

对象为“孤、寡、老、废、萧条无依者”，“非吾业不给”，“寡妇无子给至老，孤子给至十七岁。习业成婚仍拮据给婚费十二千文，女临嫁给八千文，孤寡亡故给丧费六千文”。给票上盖有一章，文曰：“安分守孤，嗣成家续。”从这本保存下来的《恤嫠集》上，可以窥见当年这个行业的兴旺发达了。

水产业在十六铺也是历史悠久的行业，宝带门外有福惇行（汪成模开设）、福昌行（武宝庆开设）、恒昌行（萧炳南开设），鼎足而三为同业之冠，并且定了许多陋规来对买卖双方进行克扣，当时用制钱，就定了九八扣的“行规”。后来三家并为泰来、泰昌两家，每行岁入六七万两，可知规模之大。这两家的垄断剥削，也曾遭到渔民反抗，癸丑年（1913）两行意欲取消“折菜钱”（向船户供膳），船户群起抵制，拒售罢市，卒使两行作罢。水产业海鲜、河鲜、咸鱼分别经营，但集中在一条街，这条街被称为鱼行街，即现在的方浜东路。海鲜来自浙江，河鲜来自内地，咸鱼向外采办。鲜鱼难以保存，在宝带门外建造了洽茂冷气公司，后名茂昌冷气公司，据传就是同仁昌鱼行老板绰号“小宁波阿甫”的陈莲甫所建。光绪年间设鱼业敦和公所时有鱼行 326 户，大都在十六铺并设有专用码头。鱼行街极其复杂，鱼霸、流氓横行，鱼贩苦不堪言。后来，交通逐渐发达，鱼船进沪就在舟中互市，十六铺鱼市逐渐分散到了吴淞、杨树浦。

粮食、杂粮、油饼行业也是十六铺有悠久历史的行业，粮食、豆、油和油饼在此集散。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即设有公所，同治年间有同业 76 家。粮食、油和油饼都是沙船运来，沙船有“北五帮”、“南五帮”之分，前者货运来自关东、山东各口岸，后者来自江浙各口岸。道光年间当本业盛极一时的时候，每年运粮油等

货来沪沙船达 2000 余艘。“五口通商”以后,轮船代替沙船,同治年间犹有千艘,到光绪年间一落千丈,水运渐为铁路陆运所取代,这个行业也从十六铺渐渐分散出去。道光年间本业在十六铺全盛时,承修了豫园荒芜倾圯的建筑,米粮业是正厅三穗堂,豆饼业修复萃秀堂,出价买下可乐轩、万花楼、超然亭和东边游廊,以作放置公斛(标准斗斛)及同业会议之所。咸丰年间遭兵燹损毁,光绪二十二年(1896)重修,豫园今犹留有碑记。荒芜倾圯的豫园得复旧观保存下来,这几个行业是有功的。粮食、豆、油是代客买卖的牙行,规模宏大,信用卓著,据称该业本票与汇划钱庄的本票等同。

水果地货也以十六铺为主要的集散地,水果行是代客买卖的牙行,向买卖双方收取佣金,货物有的来自邻近各县,也有远自广东、东北运来,客户众多,设有专用码头。后来直接进城自由买卖,不再集中十六铺,逐渐分散各处。

还有两个行业,药材人参和桐油。药材人参业特点是既批发又零售,药材批发给本地,零售以人参补品为主,葆大、养真参行都是有名的。桐油是出口商品,清代就在太平弄设有油麻公所。除苧麻内销,桐油历来是大宗出口商品,与重要出口商品生丝、茶叶、肠衣、猪鬃并列。出口商品中还有鲜蛋,沿江沿海鲜蛋出口都集中到上海,经由十六铺出口,鲜蛋出口最多时,曾占出口第三位。因十六铺是上海出口基地,在此设有海关,称“南海关”,据说其规模比租界上“北海关”还大。

百余年来十六铺成为上述各业集散地,万商云集,近悦远来,各行各业随之发展,金融业钱庄集中在豆市街、吉祥弄,都是实力雄厚的汇划庄,清代就在外咸瓜街设有钱业会馆,后来北